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

# 卷四十一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四十一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袁工革

武進左 杰校正

漢高祖

附田儉

盧縮

彭越

陳豨

黥布

吳芮

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陸漢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685 六七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東  
方  
文  
化  
學  
院  
東  
京  
研  
究  
所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四十一

謀晉江統

晉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靜默有遠志時人爲之語曰嶷然稀言江應元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孟觀西討擒氐羌帥齊萬年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山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

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卽敘其性氣貪婪凶  
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  
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  
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  
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  
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  
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  
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而望之議  
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  
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侵暴

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  
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  
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  
爲已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室襄公要秦據興姜戎  
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  
之間鄭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刑衛南夷  
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  
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功嘉石衽之功  
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平剪陸渾趙武  
胡服開榆之

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

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  
師役煩興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  
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聲號曰三輔  
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  
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  
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  
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疆且苦漢人  
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  
行衛于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  
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征之六葉甲曳兵輿尸喪師

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  
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中軍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  
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繁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  
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出禦者之無方將非  
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肝腹然篤難療瘡大  
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  
叛馬賢狂悖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棄州之  
戍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  
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  
帝今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氏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

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并禦蜀  
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  
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  
加以涇渭之流溉其畝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  
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共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爲  
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  
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習侮  
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  
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  
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

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  
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  
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着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  
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關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  
其道路之糧令是自致各附本種及其舊土使屬國  
撫夷就安集之或告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卽敘  
之義一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  
則絕遠中國隔關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克  
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  
獨尅雖有謀謨深計無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

夏區刑一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惡暴兵二載征戍之勞師老十萬水旱之害荐饑累荒疫癘之災扎瘡天昏凶逆旣戮悔惡初附且歎且畏咸懷之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口雨露誠宥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這事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獪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

隆言禽離獸逆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邊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讐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



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迹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



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餓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來降附遂令入漢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反故何熙梁懂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疆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

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  
利倍于氏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  
寒心榮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  
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  
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猶或亡叛犬馬  
肥克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  
力不振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  
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衆富豈須夷虜在內  
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訟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  
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織屨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

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  
亂華時服其深識遷中郎選之司以統叔父春爲宜春  
令統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  
未有身與官職同名不在改選之例臣以爲父祖改  
選者蓋爲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而身各所加  
亦施於臣子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  
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禮諱尊之義若詭辭避迴則  
爲廢官擅犯憲制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衆各號繁  
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  
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所以上嚴君父



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旣全於義爲弘朝廷從之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上書諫朝廷善之及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宮臣追送統與宮臣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漣都官從事悉收統等付河南洛陽獄付郡者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繫洛陽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謚曰所以廢徙太子以爲惡故耳東宮故臣冒罪拜辭涕泣路次不顧重辟乃更



彰太子之德不如釋之謚語洛陽令曹攄由是皆免及太子薨改葬統作誄敘哀爲世所重後爲博士尚書郎叅大司馬齊王冏軍事冏驕荒將敗統切諫文多不載遷廷尉正每州郡疑獄斷處從輕成都王穎請爲記室多所箴諫申論陸雲兄弟辭甚切爲司徒左長史東海王越爲兗州牧以統爲別駕委以州事尋遷黃門侍郎永嘉四年避亂奔於成臯病卒



晉溫嶠

溫嶠字大真太原祁人也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弟聞於邦族風儀秀整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也琨深禮之請爲叅軍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于時并土荒殘寇盜羣起石勒劉聰跨帶疆場嶠爲之謀主琨所憑恃焉屬二都傾覆社稷絕祀元帝初鎮江左琨誠繫王室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光武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

公之志欲建匡合之功豈敢辭命乃以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而嘉焉王導周顛謝琨庾亮桓彝等並與親善嶠之來也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爲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屢求反命不許會琨爲段疋殫所害嶠表現忠誠雖勲業不遂然家破人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內之望帝然之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

詔三司八坐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讐先假節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爲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没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冰消反袞莫次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後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及在東宮深見寵遇太子與爲布衣之交數陳規諫又獻侍臣箴甚有弘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爲勞費嶠上疏以爲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

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帝  
卽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命文翰亦悉豫  
焉俄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甚爲王  
敦所忌因請爲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  
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勞謙吐握豈好勤而惡逸哉  
誠由處大任者不可不爾而公自還輦轂入輔朝政  
闕拜覲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聖心者莫不於邑昔  
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庭文王雖盛臣節不僂  
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俾芳烈奮乎百  
世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宜忽願思舜禹文

王服事之勤惟公且吐握之事則天下幸甚敦不納  
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爲設敬綜其所事干說密謀  
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  
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  
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  
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  
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  
不從表補丹陽尹嶠猶懼錢鳳爲之奸謀因敦餞別  
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僞醉以手版擊鳳  
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

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是再  
三然後卽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  
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  
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  
奏敦之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構逆加嶠中壘將軍  
持節都統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太真別  
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奸臣以嶠爲首募生得嶠者  
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  
挫其鋒帝怒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  
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自率衆

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  
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疋進號前將  
軍時制王敦綱紀除名叅佐禁錮嶠上疏曰王敦剛  
愎不仁忍行殺戮親任小人疎遠君子朝廷所不能  
抑骨肉所不能間處其害者恒懼俱亡故人士結舌  
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  
且敦爲大逆之日拘錄人士自免無路原其私心豈  
違宴處如陸玩羊鼻劉胤蔡謨郭璞常與臣言備知  
之矣必其凶悖有可罪人豈得如其枉入奸黨宜施  
之以寬加之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

實負其心陛下仁聖含弘私求允中臣階緣博納干  
非其事誠在愛才不忘忠益帝從之是時天下凋弊  
國用不足詔公卿以下詣都坐論時政之所先嶠因  
奏軍國要務其一曰祖約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今  
二方守禦爲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選名  
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兵以益  
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曰一夫不耕必  
有受其饑者今不耕之夫動有萬計春廢勸課之制  
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  
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

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  
示惠化者則所益實弘矣其三曰諸外州郡將兵者  
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  
田今四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  
軍并出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開荒須一年之  
後卽易且軍人思重者在外有樵採蔬食之人於事  
爲便其四曰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官寡  
而才精周制六卿蒞事春秋之時入作卿輔出將三  
軍後代建官漸多誠由事有煩簡耳然今江南六州  
之土尚又荒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



卷之三十一  
三



無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粗計  
開劇隨事減之荒蕪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  
此選既可精祿養可優令足代畊然後可責以清公  
耳其五曰古者親耕籍田以供粢盛舊制籍田廩犧  
之官今臨時而米既上黷至敬下費生靈非所以虔  
奉宗廟烝嘗之旨宜如舊制立此二官其六曰使命  
愈遠益宜得才宜場王化延譽四方人情不樂遂取  
卑品之人虧辱國命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可減  
二千石見居二品者有其七曰罪不相及占之制也近  
者大逆誠由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朝

之令典宜如先朝三族之制議奏多納之帝疾篤  
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曄卞壺等同受顧命時歷陽太  
守蘇峻藏匿亡命朝廷疑之征西將軍陶侃有威名  
於荆楚又以西夏爲虞故使嶠爲上流形援咸和初  
爲江州刺史鎮武昌甚有惠政既異行能親祭徐孺  
子之墓又陳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之尋陽濱  
江都督應鎮其地今以州帖府進退不便且古鎮將  
多不領州皆以文武形勢不同故也宜選單車刺史  
別撫豫章專理黎庶詔不許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敦  
大逆宜加斷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諡

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當去之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天幾而蘇峻果反嶠屯所陽遣督護王愨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州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侯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為先未效勲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愨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屢說不能迴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

守僕宜先下遣信已二日會嶠部將毛寶別使還關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衆克在和不同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况自作疑耶便宜急追信改舊書說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意悟卽追信改書懇累共征峻初嶠與庾亮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克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強共宜推之嶠於是遣王愨期奉侃為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洒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魂死期將至譴負天地自絕人倫寇

不可縱宜增軍討撲輒屯湓口卽日護軍庾亮至宣  
太后詔亮逼宮城王族撓敗出告藩臣謀窳社稷後  
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胤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  
王愆期西陽太子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  
尋而至逆賊肆凶陵蹈宗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  
御幽逼宰相困迫殘雲朝士劫奪子女承問悲惶精  
魂飛散嶠嚚弱不武不能殉難哀恨自咎五情摧隕  
慙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  
統爲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潯  
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

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包  
管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蘭相如趙邦之  
陪隸耻君之辱按劍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  
漢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  
郡之小吏耳登壇嘔血淚涕橫流慷慨之節實屬羣  
后况今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  
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  
胡寇城內饑乏後將軍郭默卽於戰陣俘殺賊千人  
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卽時出散不爲賊用  
且祖約情性褊陋忌刻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

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與義以抗其前疆胡外寇以  
躡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乏外孤勢何得久羣  
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勲  
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畧以雪國耻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  
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褐而  
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杖人  
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稟義  
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  
後軍趙襲二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賞募之信明如

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疋夫忠爲令  
德爲仁由已萬里一契義不在言也時陶侃雖許自  
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  
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  
府剋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竝在路次  
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  
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  
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  
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唇齒之喻也恐惑  
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

公竝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  
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  
仁公悉衆見救况社稷之難惟僕徧當一州州之文  
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  
楚西逼強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  
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  
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  
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  
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  
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

卯耳今出軍旣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斯於  
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瞻由  
是侃激厲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  
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于蔡  
州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爲首  
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爲四公子之  
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多  
馬南軍伏舟楫不能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  
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下  
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

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為主爾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但今歲計殄賊不爲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約小豎爲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籍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

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爭義旗將廻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塲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嘯馬蹶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司

徒王導因奏嶠侃錄尚書遣間使宣旨並讓不受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為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坑榻坑若敗術圍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舍抱天子奔于嶠舡時陶侃雖為盟主而處分規畧一出於嶠及賊滅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初峻黨路永匡術賈寧中途悉以衆歸順王導將褒顯之嶠曰術輩首亂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補前失全其首領為幸已過何可復寵授哉導無以奪朝議將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殘荒資

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至牛渚磯

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着赤衣者嶠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三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帝下丹書曰朕以眇身纂承洪緒不能光闡大道化洽時雍至乃狂狡滔天社稷危逼惟公明鑒特達識心經遠懼皇綱之不維忿凶寇之縱暴倡率羣后五州響應首啓戎行元惡授馘王室危而復安三光幽而復明功

格宇宙勲著八表方賴大猷以拯區夏天不憖遺早  
世薨殂朕用悼痛于厥心夫褒德銘勲先王之明典  
今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皆如故賜錢  
百萬布千匹諡曰忠武祀以太牢初葬于豫章後朝  
廷追嶠勲德將爲造大墓於明元二帝陵之北陶侃  
上表曰故大將軍嶠忠誠著於聖世勲義感於人神  
非臣筆墨所能稱陳臨卒之際與臣書別臣藏之篋  
笥時時省視每一思述未嘗不終夜撫膺臨飯酸噎  
人之云亡嶠實當之謹寫嶠書上陳伏惟陛下旣垂  
御省傷其情言死不忘忠身沒黃泉追恨國耻獎臣

戮力救濟艱難使亡而有知抱恨結草豈樂今日勞  
費之事願陛下慈恩停其移葬使嶠棺柩無風波之  
危魂靈安於后土詔從之其後嶠後妻何氏卒子放  
之便載喪還都詔葬建平陵北并贈嶠前妻王氏及  
何氏始安夫人印綬放之嗣爵少歷清官累至給事  
黃門侍郎以貧求爲交州朝廷許之王述與會稽王  
濂曰放之溫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  
然願遠存周禮近參人情則望實惟允時竟不納放  
之旣至南海甚有威惠將征林邑交阯太守杜實別  
駕阮朗並不從放之以其沮衆誅之勒兵而進遂破



林邑而還卒于官第式之新建縣侯位至散騎常侍



所  
圖  
書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六

0 1 2 3 4 5 6 7 8 9 2



宋劉穆之

劉穆之字道民東莞莒人漢齊悼惠王肥後也世居京口少好書傳博覽多通劉裕克京城問何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裕曰吾亦識之卽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譟之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視不言者久之旣而反室壞布囊爲袴往見劉裕裕謂之曰我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卒之際當畧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卽於坐受署從平京邑裕始



至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竝穆之所建也遂委以腹  
心之任動止咨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  
網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小民窮蹙自  
立無所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  
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揚州刺  
史王謐薨裕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裕入議以中領  
軍謝混爲揚州或欲令裕於丹陽領州以內事付尚  
書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咨裕沈先見  
穆之具說朝議穆之僞起如廁卽密疏白裕曰皮沈  
始至其言不可從裕旣見沈且令外出呼穆之問曰

卿云沈言不可從其意何也穆之曰昔晉朝失政非

復一日加以桓玄篡奪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勲高

萬古旣有大功便有大位位大勲高非可持久公今

日形勢豈得居謙自弱遂爲守藩之將耶劉孟諸公

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本欲匡主成勲以取富貴

耳事有前後故一時推功非爲委體心服宿定臣主

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

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豈是始終大計必宜若

此而已哉今若復以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

無由可得而公功高勲重不可直置疑畏交加異端

互起將來之危難可不熟念今朝議如此宜相酬答  
必云在我厝辭又難惟應云神治本宰輔崇要興喪  
所階宜加詳擇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暨入朝共盡  
同異公至京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裕從其  
言由是入輔從征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幙中畫策決  
斷衆事劉毅等疾穆之見親每從容言其權重裕愈  
信伏之穆之外所聞見莫不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謔  
塗陌細事皆一一以聞裕每得民間委密消息以示  
聰明皆由穆之也又愛好賓游坐客恒滿布耳目以  
為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畢知雖親暱短長皆

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以公之明將來會自開  
達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  
裕舉止施為穆之皆下節度裕書素拙穆之曰此雖  
小事然宜被四遠願公小復留意裕既不能厝意又  
稟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無嫌  
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裕從之一紙不過六七  
字便滿凡所薦達不進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苟令君  
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竝便尺牘嘗於  
裕坐與齡石荅書自三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  
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也轉中軍太尉司馬八年加

丹陽尹裕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總攝後事裕疑長民難獨任留穆之以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配給實力長民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乃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沂流遠伐而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邪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爲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爲丹徒布衣不可得也裕還長民被殺進穆之前將軍裕西伐司馬休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之遷尚書右僕射領選十二年裕北伐留世子

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甲伏五十人入居東城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斷決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數暱賓客言談賞笑引日且時未嘗倦苦裁有閒暇自手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且輒爲十人饌穆之既好賓客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者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爲常嘗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



過豐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負公十三年卒時年五十八裕在長安西門驚慟哀惋者數日本欲頓駕關中經畧趙魏穆之既卒京邑任虛乃馳還彭城以司馬徐羨之代管留任而朝廷大事皆決穆之者並悉北諮穆之前軍府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羨之建威府餘悉配世子中軍府追贈穆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裕篡晉每嘆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光祿大夫范泰對曰聖主在上英彥滿朝穆之雖功著艱難未容便關興毀帝笑曰卿不聞驥馱乎貴日致千里爾帝後復曰穆之

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以佐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諡曰文宣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爲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嘗饑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肴饌爲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爲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置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以進之

齊蔡興宗

蔡興宗字興宗豫章大守廓之子濟陽考城人也興宗幼爲廓所重謂有已風故以興宗爲之名因以爲字少好學以業尚素立見稱世祖時領前軍將軍遷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事平興宗奉旨慰勞州別駕范羲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廣陵躬自收殮致喪還豫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綱興宗抗言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人旋旣犯嚴制政當甘於斧鉞耳帝有慚色廬陵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鎖付寧州



親戚故人無敢瞻送與宗在直請急請朗別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尋左遷司空沈慶之長史行兗州事還爲廷尉累遷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群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惟與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嫌尚書僕射顏師伯謂議曹郎王眺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眺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卽位與宗親奉璽綬嗣主容色自若了無

與宗出謂親故曰魯昭在戚而有嘉容終之以

彙結大臣昭子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時義恭尚書事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戴法與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與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恇撓阿順法典常慮失旨聞與宗言輒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與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主要以道始終三

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制  
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  
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興宗每陳選事法  
興尙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在者興宗於朝堂謂義  
恭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  
刪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時薛安都爲散  
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左率殷常爲中庶子興宗先  
選安都爲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殷常爲黃門領校太  
宰嫌安都爲多欲單爲左衛興宗曰率衛相去唯阿  
之間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復奪常侍頓爲降貶若

謂安都晚達微人本宜裁抑令名器不輕宜有貫序  
謹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官宜加超授者殷常便  
應侍中那得爲黃門而已興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  
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常中庶百日今又領校不  
爲少也使令史往復論執義恭然後署案旣中旨以  
安都爲右衛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等出  
興宗吳郡太守固辭郡執政愈怒又轉爲南東海太  
守又不拜苦求益州義恭於是大怒除興宗交州新  
昌太守頃法興見殺尙之被繫義恭師伯誅起興宗  
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外

甥袁顓爲雍州刺史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爲八州事顓在襄沔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朝廷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今不去虎口而守此危逼後求復出豈得哉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官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京城危懼衣冠咸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頃之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

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耳身非有求何爲見拒還造慶之慶之遣羨報命要興宗令往興宗因說之曰先帝雖無功于天下要能定乎凶逆在位十一年以道晏駕主上紹臨四海清謐正是舉止違衷小小得失耳亦謂春秋尚富進德可期而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惟在於公百姓喁喁無復假息之望所繫正在公一人而已若復坐視成敗者非惟身禍不測四海重責皆有所歸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人危怖指麾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旦暮

禍及僕曾佐貴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思爲其計慶之曰僕比前日慮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與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要富貴求功賞各欲免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倡則俯仰可定况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官省宋越譚金之徒出公宇下並受生成沈攸之輩皆公家子弟誰敢不從且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宅內奴童人有數百殿中將軍陸攸之今入東討賊又大有鎧仗在青溪未發攸之公之鄉

人驍勇有膽力取其器仗以配衣宇下使攸之率以前驅天下之事定矣僕在尚書中自當率百僚按前世故事更簡明賢以奉社稷昔太甲罪不加民昌邑虐不及下伊尹霍光猶舉大事况今蒼生窘急禍百往代乎又朝廷所行造民間皆云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車駕屢幸貴第醉酣彌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養深重故吐去樽之言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深感君無已意此事大非僕所能行事至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時領軍

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云已見誅市道誼擾  
玄謨典籛包法榮者家在東陽興宗故郡民也爲玄  
謨所信見使至興宗因謂曰領軍殊當憂懼法榮曰  
領軍比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常言收已在門不保  
俄頃興宗曰領軍憂懼當爲方畧那得坐待禍至初  
玄謨舊部曲猶有三千人廢帝頗疑之徹配監者玄  
謨太息深怨啓留五百人巖山營墓事猶未畢少帝  
欲獵又悉喚還城巖兵在中堂興宗勸以此衆舉事  
曰當今以領軍威名率此爲朝廷倡始事便立尅領  
軍雖復失脚自可乘輦處分禍殆不測勿失事機君

還可白領軍如此玄謨遣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  
期當不泄君言太宗踐祚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  
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叩發者季產曰蔡  
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耳季產  
言亦何益玄謨有慙色右衛將軍劉道隆爲帝所寵  
信專統禁兵乘輦嘗夜幸著作左郎江敷宅興宗馬  
車從道隆車後過興宗曰劉公比日思一閑寫道隆  
達此旨指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帝每因朝宴捶毆  
羣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愨孫  
等咸見陵曳惟興宗得免頃之太宗定大事是夜廢

帝橫尸在太醫閣口與宗謂尚書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並舉兵反國家所保惟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與宗曰今普天圖逆人有異志宜鎮以靜以至信待人此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從之尋領衛尉又領充大中正太宗謂與宗曰諸處未定殷琰已復同逆

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與宗曰逆之與順

辨今商旅斷絕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

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淵以手板築與

宗與宗言之不已上曰如卿言赭圻平函送袁顛首

時袁顛舉兵雍州敕從登南掖門樓觀之與宗漉然流涕上

不悅事平封與宗樂安縣伯邑三百戶不受時殷琰

據壽陽為逆遣輔國將軍劉劭攻圍四方既定是琰

城固守上使中書為詔譬琰與宗曰天下既定是琰

恩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私慰今直中書



為詔彼必疑謂非真此非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  
得詔謂劉勔詐造果不敢降攻戰經時久乃歸順先  
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順遣張永率  
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宜撫之  
以和即安所蒞乃真遣單使及咫尺書耳若以重兵  
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為患不測叛臣釁重  
必宜翦戮則比者所宥亦已私矣况安都外據疆地  
密邇邊關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遂叛將生肝食  
之憂彭城嶮固兵強將勇圍之既難攻不可拔疆  
之虞二三宜慮臣為朝廷憂之時張永已行不見從



安都聞大軍過淮嬰城自守要索虜水戰大敗又  
寒雪死者十八九遂失淮西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  
敗問至上在乾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  
宗謂休仁曰所慚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  
三年春出為郢州刺史遷會稽太守會稽多諸豪右  
不遵王憲又幸臣近習參半官省封畧山湖妨民害  
治興宗皆以法繩之會土全實民物殷阜王公妃主  
邸舍相望撓亂在所大為民患子息滋長督責無窮  
興宗悉啟罷省太宗崩興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  
褚淵中領軍劉劭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

宗爲荊州刺史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叅  
內政權重一時躡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  
呼坐道隆等以興宗強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爲中  
書監固辭不拜興宗行已恭恪光祿大夫北地傳隆  
與父廓善興宗常脩父友之敬又太原孫敬玉嘗通  
興宗侍兒被禽反接興宗命與杖敬玉了無忤容興  
宗奇其言對命釋縛試以伎能高其筆札因以侍兒  
賜之爲立室宇位至尚書右丞其過惡揚善若此泰  
豫元年薨時年五十八遺令薄葬奏還封爵追贈後  
以授子順固辭不受又奉還封表疏十餘上見許

北魏李元忠

李元忠趙郡平棘人也少厲志操粗覽書史及陰陽  
術數有巧思元懌爲營明堂大都督引爲主簿遭母  
憂去任歸李魚川常一二馬旣獲盜卽以與之在母  
喪哭泣哀動旁人而飲酒騎射不廢曰禮豈爲我初  
元忠以母多恙專心醫藥遂喜方技性仁恕無貴賤  
皆爲救療家素富在鄉多有出貸求利元忠焚契免  
責鄉人甚敬之孝莊時盜賊蠭起河清有五百人西  
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給千餘匹元忠  
唯受一匹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

李元忠造如言賊皆舍避及葛榮起元忠率宗黨作壘以自保坐於大柵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却之葛榮曰我自山中至此連爲趙李所破則何以能成大事乃悉衆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莊帝崩元忠棄官潛圖義舉會高歡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素箬濁酒以奉迎歡聞其酒客未卽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雋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者以告歡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箬鼓

之長歌慷慨歌闕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余朱乎歡曰富貴皆由他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曾來未是時高乾邕已見歡因給曰從叔輩粗何肯來元忠曰雖粗竝解事歡曰趙郡醉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留與言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勝元忠進從橫之策深見嘉納又謂歡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冀州大藩若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爲明公主入殷州便以賜委冀殷合滄瀛幽定自然弭從惟劉誕黠胡或當垂拒然非明公之敵

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時殷州刺史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聚眾與大軍禽斬之歡即令行殷州事累遷太常卿魏老武帝納歡女為后詔元忠致聘於晉陽每宴席論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寥無人問更欲覓建義處歡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疋元忠戲曰若不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歡曰建義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為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歡鬚大笑歡悉其雅意深重之後歡奉送皇后仍由於晉澤元忠馬倒良久乃蘇歡親自撫視封晉陽縣伯後為光州刺

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賑貸被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為少遂出十五萬石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徵拜侍中元忠雖處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羅種菓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遊遨里閭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令復求為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天酒故歡欲用為僕射歡子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時宜勿飲酒

最  
哉

每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乞在閑穴以養餘年乃除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曾真高澄玉蒲桃一盤澄報  
以百縑其見貴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  
其方坐樹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  
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  
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俄復以本官領尉衛卿卒有米  
三石酒數斛書籍藥物充滿篋架未及賻至金蟬質  
絹乃得歛焉贈司徒諡曰敬惠忠元性甚工彈彈桐  
葉常出一孔擲棗栗而彈之十中七八常從高澄入  
魏帝有梟鳴殿上高澄命元忠彈之間得幾九而

落對曰一九奉至尊威靈一九承大將軍意氣兩九  
足矣如其言而落之



北齊杜弼

杜弼中山曲陽人也以軍功起家征虜府墨曹參軍  
 典管記弼長於筆札每為時輩所推孝昌初除侍御  
 史儀同竇泰西伐詔弼監軍及泰失利自殺弼與其  
 徒六人走還陝州刺史劉貴鎖送晉陽高歡責以不  
 諫爭賴房謨諫以免累遷太行臺郎中又引典掌機  
 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教直付空紙即令宣  
 讀承間密勸帝禪歡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  
 諮事云取署子炎讀署為樹歡怒其犯諱杖之於前  
 弼進曰孔子言微不言在子炎可恕歡罵曰眼看人

瞋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彌行十許步呼還子炎亦蒙宥高澄在鄴聞之謂楊愔曰王左右賴此人天下蒙利豈獨我家也初歡自晉陽東出改命朱氏貪政使人入村不敢飲社酒及平京洛貨賄漸行彌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歡歡曰彌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南東復一吳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彌又請先除

內賊却討外寇指諸勲貴掠奪百姓歡不答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鞘以夾道使彌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彌戰慄流汗歡然後喻之曰箭雖滿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勲人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彌頓頽謝曰愚人不識至理後破芒山軍命爲露布彌卽書絹曾不起草以功賜爵定陽縣男常與邢邵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爲人死還生恐是爲蛇畫足彌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爲有不以爲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

神滅弼曰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寄於崔琰其後別與邢書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止弼又以衛尉卿行海州事後除膠州刺史弼所在清靜廉潔為吏人懷之耽好玄理注莊子惠施篇并易上下繫名曰新注義苑並行於世性質直在霸朝多所匡正及文宣作相致位僚首初聞揖讓之議猶有諫言帝又嘗問弼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帝以為譏已高德正居要不能下之乃至於眾前而折德正德正深以為恨數言



其短又令主書杜永珍密啓弼在長史日受人屬大營婚嫁帝內銜之而恃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上因飲酒積其憊失遣使就州斬之尋悔驛追不及初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命遂解繫南冠喻以好睦雖嘉謀長算爰自我始能戰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偽逆主定君臣之分偽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屢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熟圖身詭



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偽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  
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好徵其保境縱盜侵國  
蓋物無定方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  
失是以吳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  
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微  
利是以援枹秉麾之將拔距投石之士含怒作色如  
赴私讐彼連營擁衆依山傍水舉螳螂之斧被蝘蝓  
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及鋒刃纒交埃  
塵且接已亡戟棄戈土崩瓦解擗指舟中衿甲鼓下  
周宗異姓縲繼相望曲直既殊疆弱不等獲一人而



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窵智者所不爲 仁者所不向  
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侯景以鄙俚之夫遭  
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  
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  
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  
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摧堅疆  
者難爲功粒枯朽者易爲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  
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陳曾習軍旅豈同剽輕之師不  
北危脆之衆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餘終  
恐尾大於身踵麤於股偃疆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

反速而釁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為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援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天折霧露之中彼梁主者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胷謬治清淨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疆弩衝



城長戈指闕徒探雀鷲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延咎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鵲蚌相持我乘其弊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並列百萬為羣以轉石之形為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但恐革車之所轆轤劍騎之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歸救軍門委命下吏當即授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

東洋圖書印

東洋圖書印  
史纂左編卷第四十一



所  
圖  
書

